

《血色青春》姊妹篇

王山◎著

大玩王之地殇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《血色青春》姊妹篇

王山◎著

大坑王之地殇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玩主之地殇 / 王山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8.10

ISBN 978 - 7 - 80195 - 900 - 3

I. 大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3076 号

大玩主之地殇

作 者 王 山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 22.5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195 - 900 - 3/I·459

定 价 35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内 容 简 介

《地殇》为小说“大玩主”系列的第一部。其后两部分别是“人之极是死亡，地之极是轮回”之《地极》，“地绝而天不绝之处是大海”之《地绝》。

“大玩主”系列浓墨重彩地抒写了陈成、边亚军、王星敏、申金梅等人物的命运轨迹和人生奋斗的历史。这是一个群体从追求人生正义到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，每一步都伴随着血腥与罪恶，每一步都走向阳光与善良。

《地殇》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。在争斗、拼杀、犯罪与自我反省中，主人公们从懵懂中走出来的同时，一个极具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的集体也逐渐形成。

《地殇》保持了作者一贯的艺术风格，人物性格鲜明生动，故事奇异诡谲；结构严谨、开合有致；动作感和画面感极其强烈；文字极具张力，生动、准确、干净，富有哲理。

楔子

1960年6月3日，这本来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，没有什么说头的。但是，直到三十八年以后，袁五爷78岁时突患脑溢血挣扎了几天后终于闭上眼的那天，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的官园体育场，那天的太阳。

已经入了夏，按说老阳儿正是发威的时候，但是这一天却怪了，一早起就阴嗖嗖的，还刮了点儿贼风。袁五爷起来后到院子里嗽嗓子，哗哗地一大泡尿，刚一尿痛快，浑身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打喷嚏，清鼻涕也下来了。半晌午的时候太阳倒是出来了，脏兮兮、污突突的，没精打采地吊在脑袋顶上。一整天，半空中那层灰雾始终没散尽。袁五爷自己都纳闷，他有好几次莫名其妙地抬起头，看着那个不死不活的太阳发呆。

以后，每逢遇到这种半是飞花半是云的“假阴天”，袁五爷就会神神叨叨地对人说一句，知道这是什么天儿吗？双虎夺日，愁云惨雾呀！

天快黑的时候，没刮风，雾气突然就消散了，天蓝如洗，正西方天际抹出一缕霞光，红得令人心惊肉跳的，就像是西山的山帽子被人捅漏了，从头顶上向半空中喷血。

这一天，北京官园少年体校摔跤队招收新队员。招新工作结束时，发生了血案。

那天来参加选拔的有三百多孩子，都是西城区各小学三、四年级年龄组精挑细拣出来的人尖子。从头年下半年起，国家实行了粮食定量制，这拨孩子每月的定量是21斤。半大小子，正是吃过老子的时候，只给个半饱，能精神得起来吗？眼前这帮孩子，一个个饿得黄皮拉瘦，病猫似的，除了眼睛贼亮，浑身上下没一丁点儿活泛气儿。

摔跤队总教练袁五爷这年整40岁，老天桥撂地摊儿摔打出来的，说老不老，说少也不少了。这天，他也没什么精气神儿，头天晚上吃了俩窝头。为了多扛些时候，不消化得太快，窝头只敢蒸个七分熟，还不能细嚼慢咽，放凉了，捏成药丸子似的团团儿，直着嗓子囫圇个儿地吞了下去的。今儿早起，什么都没吃，就喝了碗剩茶根儿。这阵子，他胃里正一股子一股子地往上冒酸水。

袁五爷使劲咽了口唾沫，压压胃里的酸气，然后，他挺直腰板，棱起一双三角眼，虎虎生威地瞪着那群孩子，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。那群蔫不出溜、嘀嘀咕咕的孩子登时就激灵一下振作了起来。

袁五爷不说话，继续瞪着眼，烂眼圈由红变紫，几乎都快崩出了血。耗了足足有十几分钟，带血的目光几乎在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扫了一遍，他这才算是把下马威的程序做完。然后，他又咳嗽一声，慢悠悠地开了口：小兔崽子！想学摔跤？你狗

儿的，学会走道了吗？平地上走道儿，还踉跄着打晃悠呢，还前蹄子拧后蹄子绊着蒜呢，你那根小尾巴，还撅扒着，不知道往裤裆里夹呢，就想学摔跤？哼，想得倒美！五爷我问问你们，知道什么是摔跤吗？啊？什么是摔跤，知道吗？有谁知道的，你小兔崽子，站出来说道说道，让大家伙儿开开眼！

袁五爷的声音低沉、嘶哑，但中气十足，嘴唇不动，每个字眼都能清清楚楚地送进孩子们的耳朵里。

孩子们哪见过这架势，当时就被镇唬懵了。

愣了好久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站出来。

袁五爷有些暗暗得意。他又响亮地咳嗽一声，挺着胸，斜着眼，一脸阴狠相：告诉你们，兔崽子，给我记住了！摔跤，就是我站着，你给我趴下！什么叫站着？胳膊断了，腿剩下半截子，我人不能横着，照样儿是竖着的！脑袋瓜子给我摘了，脖颈子直接对着天，又能怎么着？我一根铁桩子，还得戳在这儿！

孩子们傻了般，鸦雀无声。有些孩子似乎怕了，低了头，不敢再看袁五爷。

袁五爷轻轻叹了口气。话说得邪乎了点儿，可当年他袁五入跤门，师傅那话说得更狠：王八蛋，知道什么叫摔跤吗？一字平肩膀的两个人，一个过手，当下就能分出个大小辈分！站着的，他就是爷爷！躺下的，你就是孙子！你要是想当孙子、王八蛋，你就别进这个门！

新社会了，那些跤门老话口儿是犯忌讳的，不能再说了，但既然收徒，总得挑拣几个有血性有爷们儿气的，弄些个面团子来，算怎么档子事？又不是开大食堂，软面饺子硬面汤的，怎么捏鼓怎么是，这样的孩子，能学个摔跤吗？

袁五爷瞪圆眼睛，提高了调门：官园收徒，不是大田里拔萝卜，逮着一个算一个！不是拿大抄网在河里乱搅和，捞进网里的都算是王八！我袁五呢，今天，是替咱国家选人！国家，不要窝囊废！

听了这话，孩子们有些骚动，窃窃私语起来。袁五爷连咳嗽了几声，把场面震住：今天来了三百多号人，可国家最多只要十个，三十挑一！选上了谁，他小子就算是捞上了。往以后，别管刮风下雨、年节喜庆，有一天算一天，见天就有两毛钱、二两粮票的补助。你这就算是拿上了国家的俸禄！你，就跟着我练跤，长本事！长本事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给国家出力！赶上国家有个大事小情、三坡四坎的，您哪，得把脑袋掖裤腰带上，豁出命往上扑！这就叫锻炼身体、保卫祖国！要是选不上呢？您也还有前程。回去好好念书，将来闹个考场夺魁、金榜题名！但是，您得从今儿个起，从根儿上就断了摔跤这个念想！您要是找个旮旯去摔野跤，扰乱社会，就算政府海量宽容了你，我袁五眼里可容不下半颗沙子！我撕碎了你！

顿了顿，袁五爷接着说：三十选一，怎么选呀？选谁不选谁，我说了不算，你们说了更不算！上有天下有地，天就是国家，她瞪着眼睛看着你们呢！地是什么？小兔崽子们，都给我低下头，看看你们脚底下，踩着的是什么！对，是块黄土地！皇天后土，这就是跤坛！谁是这个林子里的鸟，谁不是，有没这份缘分，跤坛，它说了算！

说到这儿，袁五爷又威风凛凛地横着眼扫了一圈这些孩子，然后，他猛地一乍膀子，把胸前挂着的铜哨放进嘴里，狠着命脆脆地吹响了哨子：我也不跟你们多废话了，这就开摔！没那么多讲究，也不分拨，前后左右，逮着谁你就摔谁！一对一也成，看他小子不顺眼，你们十个结成伙儿捂他一个，也成！别管怎么着，我的哨子再响，能在地上戳着的，他就是我官园的门徒！

小子们，动手！狠着点儿，摔狗日的！摔不过，你就咬他！咬不过，你往他脸上啐唾沫！没唾沫，你还有血呢！把一腔子血，倒给他！

后来，袁五爷多次对人说过，那天临出门他看了一眼皇历，当时就惊出一脖子冷汗，脑子里嗡嗡的。1960年，这年可是庚子年啊！跤坛规矩，十岁开蒙，别说大一岁小一岁了，差一天都不成！就像十月怀胎，不到日子口你硬把他往外拽，或者呢，到了哨节儿上你弄团子棉花楞堵着不让他出来，那能成吗？不成！跤门收徒，可丁可卯地，必须十岁。

掐指头算算，子年收的徒弟都应该属虎。虎，那可是独往独来的大虫！老话说了，巴掌大的水塘，蛰居九条龙；铺天盖地的山林，也容不下两只虎！所以，跤门也就有了另一个铁规矩：再大的庙门，顶门杠子只一条；再深的戏台，台口旗杆只一根！虎徒弟，一个跤班子，你只能收一个。

今天他袁五要招收的这帮十岁的孩子，个个可都是属虎的！

官园体校，不过就是只铁笼子，一只笼子，你敢同时圈住几只虎？他袁五何方神圣，敢一下子招进门下十只虎？这门里头一旦闹腾起来，那就是摧梁倒柱、天塌地陷，那就是灭门之灾！

袁五爷咬咬牙，铁了心，国家要招十个，那是国家的气派；我袁五无德无能，我只收一只虎！

哨子再吹响时，用白灰圈出的“跤坛”上的景象惨不忍睹，就连久经阵仗的袁五爷看着都心惊肉跳。跤行里头本来就不是个干净地方，流血伤人，卸胳膊卸腿儿抠眼珠子，五爷什么事儿没见过？他袁五甚至见过在跤靴里藏剃头刀片的脏事。一脚踢出去割断人家的腿筋，脱下靴子，倒出一汪血水连带着自己的几根脚指头。但那都算是小场面，小打小闹。今天这场面，却让五爷觉得这这就是一场真正的杀戮。是的，没伤人，流血的也不多，也就是断了几条胳膊扭了几个腿腕子，但是，这都是些没开蒙的孩子呀！身上手上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，他们有的，就是那条小命儿！他们真的是在以命相搏。

一旦把什么事儿和保卫祖国扯在了一起，除了玩命，你还能怎么着？特别是他们这拨孩子。

这时，大多数孩子都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圈外，没敢再回来。但在圈里的地上，还是黑压压地躺倒了一大片，最密集的地方甚至是人压着人，摞了好几层。有的孩子，死了般一动不动地躺着卧着；有的像死而不僵的虫子，还在蠕动。有两个孩子同时倒在地上，互相揪头发卡脖子，还在拼死扭打。其中一个孩子猛然扑起半个身

子，张嘴就咬住对手的脸蛋子，顿时血水喷溅，一声惨叫！

圈内圈外，隐隐地，传出阵阵呻吟、哭泣声，声音尖细，时断时续。

场地内，仍然站着的，只剩下十几个孩子。

袁五爷狞笑了一声，又吹响了哨子：都别愣着，接着来呀！我这盆子里头，是有食儿，但狼多肉少，不够你们这么多人分的！想吃想喝，你自己挣去！接着摔！对，摔狗日的，狠着点儿！摔躺下了，再给他两脚！让他趴下就不敢再站起来！

又是一场昏天黑地的血战。

当哨子再一次响起时，“跤坛”上仍然戳着的，就剩下了两个孩子。这两个孩子，东边一个，西边一个，像树林子遭雷电劈击后，仅存的两棵小树苗，摇摇晃晃、遍体鳞伤。

这时，偌大的官园体育场像死了般寂静。躺在地上的孩子们，陆续坐了起来，哭咧咧地往外爬。袁五爷从眯缝着的眼睛里，射出两道阴冷的目光，一声不吭地瞄着那两个孩子。而那两个孩子，傻了般，低着头，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僵持。

这时，袁五爷不再吼叫，也不再吹哨子，只是瞪圆了那双烂眼圈儿，不动声色地死盯着他们。两雄绝不并立，是真老虎的他现在应该干什么，他自己知道！

终于，两个孩子捏着拳头，抬起了头，他们的目光渐渐地碰撞在一起。袁五爷仍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。当他终于确认，在这两个孩子的目光中，除了幼稚、惊惶外，还有了暴虐、仇恨和蔑视的信号以后，他又一次吹响了哨子：你们俩，草鸡啦？尿裤子啦？我官园，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大业！我堂堂中华，要的是有血性的汉子，不指望缩脖子、蜷腿儿的王八！冲上去，对，摔！把他给我摔趴下，撅成两半！

两个孩子，像两头凶猛的幼兽，不顾一切地相向扑撞在一起。

袁五爷对他的这声哨子，后悔了一辈子！

一辈子，袁五都忘不了陈成被薅下的那一大把头发，那一头一脸的血！忘不了边亚军肚子上挨了一脚后，那一声凄厉惨绝的呼号。

一山不容二虎，二虎只能选一。后来，官园体校的书记替袁五爷做了决断，留下陈成，淘汰边亚军。理由很简单，但很过硬，谁也说不出什么。陈成的父亲是老红军，共和国的将军；边亚军是孤儿，查其档案，其父亲在解放前曾经在国民党军中任职，空军机械师，中校军衔。

下午三时，选拔结束。袁五爷站在官园大门处，目送着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离开。陈成的身边多了两个小姑娘，是他的同学，跟着来看热闹的。那个佩戴着三道杠臂章，长得清清秀秀的，叫王星敏；另一个是一道杠，灵动俏丽，叫申金梅。出官园大门时，王星敏一只手紧紧揪扯着陈成，另一只手拿着手绢，捂在陈成的脖子上。陈成的耳朵被撕裂了半边，血水仍不断地顺着后脖颈子往下流。而申金梅却站住了脚，狠狠地瞪着站在大门口的袁五爷，尖着嗓子冲袁五爷嚷了起来。

申金梅说：嘿，我问您，您这叫体育比赛吗？啊？

袁五爷顿时沉了脸：不叫体育比赛，丫头，你说叫什么？

申金梅小脸儿涨得通红：叫什么？斗鸡！驴打滚！

袁五爷冷笑：驴打滚？哼，还豌豆黄、炸麻花儿、血豆腐呢！肚子饿了，回家吃去！别在这儿找食儿！

申金梅跳着脚：你别臭美！我下午就上教育局，告你去！

袁五爷的脸阴阴的：教育局？好啊。知道坐几路车吗？回去跟家长打听清楚了，五爷给你拿车钱！

申金梅：谁要你的车钱？你留着喝酒吧。我们走着去，全班都去！

袁五爷阴笑：也行。记住了，靠着马路边上走，别让车撞上！

申金梅：我偏在马路中间走，你管得着吗？

正斗着嘴，袁五爷的脸突然僵滞住了，现出一丝惊恐。他连喊都没喊出来，只是喉头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，然后就飞身扑了出去。但是，来不及了。

那个叫边亚军的孩子，突然从官园体育场那扇破烂不堪的大门后面闪出身来。他的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铅笔刀。

陈成也做出了反应，他猛地一拽，把王星敏掩在自己的身后。

铅笔刀扎进陈成的大腿，半截刀身都戳了进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(1)

刺杀陈成。边亚军那双阴森的、闪着绿光的眼睛。

双虎啸日、官湖之争，愁云惨雾、天昏地暗。

边亚军独挑南城，陈成血战新街口。

吴楚云是“国家机密”，你们青年湖中学初三（4），能担负起这如山的重托么？

天下无公理，哪儿来的社会正义？

第二章 (55)

香山兵变。

困兽犹斗，何况人乎！边亚军的成人礼。

当社会被某种潮流裹挟时，当社会处于道德、理智、法律和思想的匮乏与混乱时，当我们的人生道路遭遇迷茫、诱惑、压力、挫折和沮丧时，能够指引我们前行，并且不迷失方向的东西，不是任何主义，而是，人类的良知。

指腹为婚，陈成，你的媳妇是陶淮海！

第三章 (103)

无名死者的墓碑：他要寻找光明，却堕入了无边的黑暗。

偷风也偷雨，在夜暗中盗取光明

东北老炮下山，悍匪入京城。搜捕入侵者。前敌总指挥段兵。

边亚军，你要扛这杆旗，必须先过陈成这道门。

古塘，坟冢，残破的北京城。

拼死者死、求生者生。

第四章 (158)

如果你恨一个人，就让他去受苦；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更要让他去受苦。广阔天地，唯强者生。

地图上没有，是因为大山有深深的褶皱。娘娘沟南坡上的三间土窑。没有饥饿，只有歌声。

招魂曲：你是暴烈的风，你是哀伤的雪；你是折翅的鸿雁，你是离群的苍狼。长天辽阔，大地苍茫；人心似铁，神意无常。不管你是谁，在何方，回来吧，魂归故乡。尽管怨如冰，恨如霜，回来吧，魂归故乡。冰霜化为故乡水，乡水泱泱。乡水泱泱，源远流长。

暴风雪中的不速之客。白旗祸、黄旗客。王星敏发出指令：陈、边不许回南坡。

决斗，谁是南坡王。审判，谁有罪，谁站起来！真理，在最不讲理的那个人的手中。

学会坚强。个人意志就是集体意志。申金梅，南坡王。

第五章..... (221)

人要杀出狼群，就要比狼还狼。把你爷爷发送到大同这地面上，就是来给你们定规矩的！

长长一根藤，藤上长果子，根下埋着两个死孩子。

一个有宗旨的人：我看上的东西，就是我的。

挖坑，为的是种钱！筑坝，为的是埋人！对付流氓，你把他扔进坑里还不行，你得真敢往坑里填土！

小寡妇，那个穿滚边白绸棉袄的年轻俊俏女人。

饥馑中的粮食，抬头见血的价格。

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记住，对我下刀子的那个人，就是边亚军。

第六章..... (316)

两个无字的白纸团。天选，加上人选，再加上吴楚云选，边亚军继任娘娘沟村首。

右卫杀虎口，左卫娘娘沟。前面是路，后面是娘。离开狗食盆子，活在远方。

灯下交钱，黑下牵马。南坡走马、北坡通关。谁要是反悔，敢骂一句大街，陈爷饶过你，边爷绝不会放过你。

求雨不如赌雨，种粮不如种草；斗气不如斗力，深红不如浅红。

商旅圣道，为而不争、争而不战、战而不败、败而不乱。

边亚军用十副轴承，换回陶淮海；陈成用一个尿罐子，砸碎了自己。

段兵说，姓边的，我把我深爱的女子，托付给你。边亚军说，托付给我的，如果包括处女膜，那我得准备一根缰绳。

殉情。一朵黑云，从高高的悬崖飘落。

群山深处的劳改煤矿。黑富魁说：我不认识陈成，也不认识边亚军。

第一章

1

1966年3月4日，在北京青年湖中学初三（4）的班级日志上，这个日子下面被重重地画了两道杠。这一天，班主任罗汉光接回了吴楚云。

下午第一节课就是罗汉光的历史课。刚上课，校长王维钧就把罗汉光从讲台上硬拽了下来，让他马上去接一个转学来的学生。罗汉光瞪着大眼珠子不满地说，不就是一个学生转学嘛，还得班主任亲自去接？金枝玉叶呀？

比金枝玉叶还贵重呢！在教室门外的走廊上，王维钧压低声音，有些神秘地告诉罗汉光，这个学生，可是有背景的。国家最高安全机关绕过了北京市的上上下下，一竿子捅到底，直接找到学校。连夜把初三年级六个班主任的档案都调了去。部长亲自审查、把关，最后选定了罗汉光的初三（4）。王维钧说，老罗，赶快去，部长正在等你，他要当面向你交代任务。记住，你就是接受任务，什么条件都不能讲。

学校大门外，一辆军用吉普车正在等着罗汉光。

2

北京官园体育场是西城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的所在地。一圈低矮残败的青砖看台代替了围墙，中间是一块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场地，场外圈是铺着炉灰渣子的400米田径跑道。摔跤队的地盘在体育场西北角，一个大沙坑和紧挨着看台脚下的一块用黄土垫起的平地。这块约两丈见方的黄土平台，就是后来被北京摔跤手视为圣地的“跤坛”，而那个沙坑则被称为跤坑。按规矩，一般的浑打乱摔，切磋过手，都在坑里；只有正儿八经的比赛，才允许上坛。两个跤手过招，在坑里谁摔了谁都不作数，哪怕是摔得散了架子，也算是平手；而一旦登了坛，那可就神圣了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一个跟头扔出去，你就算是彻底栽了，没三年五载的，你翻不过身来！

这天下午，陈成正在官园的跤坑里与人过手。六年后，陈成已经长成了个大小伙子，身量中上，偏瘦，但肌肉结实，动作协调、敏捷。与他搭手的是机械局工人摔跤队的一条高大威猛的壮汉。

这时，双方几经争夺，已经抓牢了把位。

壮汉突然发蛮力，连续猛拉猛带，试图把陈成抡起来。一旦把他带得乱了步法，

那就怎么摔怎么有了。但东扯西悠地，效果不明显，陈成沉稳地跟着对方走，进退有据，走了几圈下来，方寸一点儿不乱。壮汉一把操开陈成，吐了口唾沫，抹了把汗，双方重新抢把位，进入僵持状态。

官园总教练袁五爷带着一群徒弟围在沙坑的四周观看。徒弟们的外圈，还围着不少看热闹的。

袁五爷快50了，光头，高瘦，肩宽腰细，略有驼背，八字脚。

袁五爷见陈成一时得不了手，有些焦躁。他一边指手画脚，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大声吆喝着指导陈成：别他，别他呀！小王八蛋，长着腿没有呀？嘿，陈成，说你呐，听见没有呀？勒住了，进去，大别子，别他！

陈成根本不理睬袁五爷。他又跟着壮汉走了几圈，然后猛然一抖双肩，作势要发起反击。壮汉稳稳地一塌腰，等着他。陈成发力，先里后外地带了壮汉一把。但壮汉弓腰蹶腓，脑袋前伸，牢牢地抵住陈成的脖子，脚底下竟然纹丝不动。陈成猛地挺胸撤步，想要挣脱开，没有挣动。这时，陈成扭过头，瞄了袁五爷一眼，不为人察觉地咧了一下嘴角。

五爷当即就明白了陈成的意思。这条壮汉，脚底下有功夫，底盘子稳，但是，这就是毛病，也他妈的扎得太稳当了！碌碡倒是稳当，你什么时候见过碌碡把人绊倒过？练功练到了这个份上，那就是走偏了。人一偏，你怎么拨拉他都行。

袁五爷立马儿就大声地吆喝了出来：傻桩子！嘿，陈成，卖他一个！

卖一个，就是卖个破绽。

随着五爷的吆喝，陈成身子后仰，前脚离地，作出要进身使用盘腿别子的架势。壮汉果然上了当，支撑腿绷直，壮硕的身躯前倾，像山一样，倾全力向陈成扑压了下来。

袁五爷登时兴奋得嗷嗷叫，身板挺得笔直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高声吆喝：给他个脆的！溜墙根，塌蛤蟆，贴进去！往怀里带，带着他走！走回头！好，好，过桥，有了！

陈成佯退真进，一个利落的贴身进位，借着对方使出的蛮力，一个轻柔漂亮的横滚带过桥，轻巧地把壮汉从空中扔在沙坑里。

围观的人群和众师兄们低吼着发出一声碰头彩：好！

3

这天下午，青年湖中学初三（4）另一个重要人物边亚军也没去学校。他被西城分局拘留了27天，昨天半夜才被放出来，正在家里等着学校对他的处理。

本来分局咬死了口不放人。罗老师带着王星敏、段兵一直在分局泡到半夜，人家就是不松口。在学校等信儿的王维钧急了，连夜给西城分局主管副局长打了电话，还发了脾气，说了重话，分局值班室这才勉强同意他们把边亚军领走。北平地下党

时期，王维钧和那位副局长都是地下党的交通。但王校长给市委当交通，那位副局长给王校长当交通，算手底下的，说他几句，讲理不讲理地，他都得听着。

从拘留所出来时天已经快亮了。站在天色熹微的街头，罗汉光和边亚军说了几句话。罗汉光后来说，边亚军的那几句话，当时就让他心里一紧，脑袋里嗡的一下，懵懵的。

边亚军是在新街口电影院门前被抓的，定性是街头斗殴。但在讯问笔录中，他一口咬定参与的是一场“体育比赛”，只不过出手重了，摔断了人家的一条腿。

其实，斗殴也罢，比赛也好，本来不算什么大事。那时，别说是摔跤伤人了，就是你动了刀子见了血，拿着大棒子满大街追着打人，警察来了也就是吼几句，最多再给你几脚，根本就犯不着关你。因为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而公安是专政机关，是对付敌人的，一搭不挨着一搭的。你再牛，你还能对人民专政不成？

但是，边亚军却被关了27天。

在一次提审时，边亚军铁嘴钢牙地坚持说自己就是参加体育比赛，没什么错误。僵持不下时，一个中年警察走进审讯室，和颜悦色地问边亚军：你刚才说，你是参加体育比赛？

边亚军梗着脖子：当然是体育比赛！

警察盯着边亚军的眼睛，又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：边亚军，你敢肯定，你就是参加的体育比赛？

边亚军有些迟疑，但仍做了肯定的回答。

警察凑近边亚军，几乎和他鼻子对上了鼻子：别管什么比赛，得有人组织吧？边亚军，我问你，是不是？

边亚军隐约察觉到了危险，似乎再往前走半步，就要掉进井里，没敢贸然回答。

警察的语气突然变严厉：边亚军，你们在街上摔跤是教育局组织的，还是学校组织的？都不是，那么，我问你，是谁组织的？

边亚军张嘴结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警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用手指在边亚军面前的桌子上意味深长地敲了两下，然后就转身出去了。

边亚军明白他的意思。你小子，只有服从组织管理的份儿，你要是自己想组织点什么，这就是事儿！而且，是严重的事儿！

当时，菜市口的大彪子与海淀青龙桥的一帮人约了一场跤，怕有人不守规矩，摔急了眼出事，就专程跑了几趟太平湖野跤场，请太平湖“掌灶”老大边亚军带几个人过去，镇镇场子。最初边亚军没答应，镇场子就算是裁判，你得严守中立，铁面无私，向理不向人。他边亚军虽然和大彪子算不上什么深交，但好赖是个半熟脸，而海淀那边的人就从未照过面。一根扁担，一头有水一头空桶，两头不一般沉，这场子还怎么镇？就算你腆着脸去了，人家也不认呀？无论你是出手还是说话，人家都会说你是拉偏手，闹不好就全冲着你了。所以边亚军当时就一口回绝了大彪子，

您呀，另请高明吧，你边爷我没空儿！

大彪子拿话激他：整个北城，任他谁，不都得给您边爷个面子吗？就海淀那帮子土鳖，边爷您要是往那儿一戳，他们连声喷嚏都不敢打，得生往回憋。您往那儿一戳，就是个太平招子。我们谁挨摔了谁认，跟您没关系呀！

边亚军不吃这一套：你少给我抬大轿子！我几斤几两，我自己知道。你今天就是说破大天去，这趟活儿，横竖我是不接。

大彪子使出了杀手锏：要是实在劳驾不动边爷，那，我只能去搬官园陈爷了。陈成，人家不怕事儿。

边亚军哼了一声，你爱搬谁搬谁，跟我说不着！

后来架不住大彪子一再央告，还给上贡了一副河北高阳的土布密针搭裤，再加上顺子一帮太平湖的弟兄也起哄架秧子地，非要去看个热闹。边亚军也就非常不情愿地应了下来。

约跤的场地就在新街口电影院门前的空场上。那天刚到场子，边亚军就隐隐地觉察出有些不对劲儿。电影院门前没什么人，空落落的，但场地出口那边马路上却多了些眼生的汉子。这些汉子分散开，装模作样地来回溜达，不远不近地时不时地向这边瞄上一眼。

边亚军当时就心里一沉，这是些什么人呀？

但是没容他多想，海淀的人就呼啦啦地到了。这帮小子一亮阵势，边亚军就知道坏了，今天肯定要出事儿。他们有二十几号人，先扎堆儿聚齐，然后乍着膀子，吆吆喝喝地一窝蜂地闯进场子，气势威猛地站成一排。大彪子想上前搭拉话儿，人家根本不理他，两条锃亮的七节鞭、两把匕首垮啦一声就撂在了场子上。

摆明了，这场跤，是要上荤菜的。

菜市口这边也不能再示弱，大彪子痞气十足地一歪脑袋，右手在腰间猛地一磕，一条二寸宽的铜头板带刷地就卸了下来。沉重的铜头撞击着水泥地面，铮铮地响。

边亚军下意识地四处看了一眼，当时脸就白了。不远处，那些在场地周边溜达的汉子正迅速向这边聚拢了过来。不好！边亚军猛地一把扯住大彪子的衣领：王八蛋，带着你的人，快走！快离开这儿！

大彪子愣了一下，没反应过来，这就耽误了时间。海淀那帮人以为这边要跑，呼地一下就往上拥。七节鞭闪着银光呼啸着就砸了下来，钢头正直砸在大彪子的大脑袋上，血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。

边亚军跨前一步，横身隔在两拨人中间。他猛推了大彪子一把：王八蛋，快走！

然后，他反身向海淀那帮人撞了过去。

人太多，要镇住他们，必须下重手。

他第一脚就硬碰硬地踹在一个小子的迎面骨上，咔嚓一下，那小子腿一软，躺在地上打开了滚儿。他又抓住了第二个人，刚把他扔出去，他自己就被好几条大汉捂在了地上。

边亚军挣扎着抬起头，几把手枪的枪口就对着他的脑袋。

罗汉光笑眯眯地看着边亚军：关了你这么多日子，没觉得委屈？

边亚军淡淡地回道：不委屈。

罗汉光故作惊愕：不委屈？说说，怎么个不委屈了？

边亚军：我是大人了。

罗汉光顿时一愣：大人？

边亚军笑了一下：要是小孩儿吧，也就在家门里头玩，再怎么胡折腾，最多就给你一嘴巴。

罗汉光瞪圆了眼珠子：那，大人呢？

边亚军说：你要敢折腾，就敢给你一枪！当时，他们真敢开枪。

罗汉光心里一哆嗦，一下子就想到了他大学时代的老师。老头子，快六十的人了，幼稚得还像个孩子。人家让你大鸣大放，就掏出心窝子说话，不管不顾地；你就不想想，你说出来的话，也戳人家的心窝子呀。

老师现在在南口农场劳动，刨果树坑。罗汉光去看过他，老头儿现在还觉得自己委屈，愤愤不平的。觉得委屈，就是你还把自己当成孩子。而边亚军这一代人，才十六岁，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了。

想到老师，罗汉光不禁苦笑了一下，活了快一辈子的人了，仍然没活明白。总以为是生活在一个甜蜜的大家庭里呢，家长慈爱，孩子幸福，幸福得你可以胡说八道、任意使性子。咳！

罗汉光看着边亚军，在微明的北京街头，边亚军的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光是绿色的，阴森森的，像狼。

4

这天傍晚，天快黑了的时候，杨宏全的父母来到边亚军家。他们说，放学后杨宏全一直没回家，找了几个地方，杨宏全都不在。

边亚军当时就急了：宏全，没回家？出什么事儿啦？

老两口想说什么，但欲言又止，把话咽了回去。

5

军用吉普从市区一直向西，进入京西群山腹地，又沿盘山公路开了一段，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营区。门岗放行后，车子驶入营区。营区里面还是山，一条很窄的水泥车道弯曲着伸向山的后方。

车子停在了一栋二层楼前。一个青年军官拉开车门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：青年湖中学的罗汉光同志，罗老师吗？快，部长正等着你呢！

部长在西山的办公室是个套间，阔大而简朴。罗汉光跟着秘书进了办公室，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儿，部长才从里间出来。

部长给罗汉光倒了一杯水。然后，就拉过一把椅子，很近地坐在罗汉光的面前，默默地审视着罗汉光，很久没说一句话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部长突然问：你，是党员吧？

罗汉光拘谨地回答：是。

部长的声调严肃而刻板：入党时间？

罗汉光沉着地答道：1944年7月。抗战时期，在昆明西南联大秘密加入党组织。

部长点点头：经过白色恐怖的考验，那就算是老党员了。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“罗汉光”三个字。他把纸递给罗汉光：是这三个字吧？

罗汉光：是。

部长沉吟了片刻，说：我是1925年入的党，比你的党龄长。都是党员，咱们就放下架子，说点家里人的悄悄话。按说，受党教育多年，我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。可是不行，我这个人，有时候愿意相信冥冥中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。特别是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，我更看重感觉，相信运气。怎么说呢，岁数越大越迷信呀。

说完，部长自嘲地笑了。

罗汉光冷静地看着部长，没说话。

部长突然说：罗汉光，这个名字，含义是什么？

罗汉光：小的时候，爷爷给取的名字叫罗成儒。读小学那年，发生九·一八事变，东北沦陷，全家流亡关内。第二年爷爷死在西安。临终前，他给我改了名字。汉光，是盼望民族复兴，祖国强盛的意思吧。

部长凝神思索良久，终于下了决心：好，罗汉光同志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我把吴楚云，就交给你了！

罗汉光：吴楚云？

部长：就是要转学到你们班级的这个孩子。我今天刚给她改的名字。至于她以前叫什么名字，嗯，属于国家机密，你们注意，以后也不要再问她。

部长站起身，走到门前，再次确认办公室的门已经关得很严以后，才坐回椅子上，俯下身子，声音很低，几乎是耳语地向罗汉光介绍情况、交代任务。